

目 录

游憩与文化设施	I
野餐桌	7
野餐火炉	27
废物箱和废物坑	41
野餐亭和厨房	45
特许建筑和餐厅	73
路边座位、庇护所和了望设施	87
水坝和水池	119
公共浴室及附属设施	127
船库及其附属设施	145
各种运动设施	155
标志牌，神龛和博物馆	169
历史保护和重建	185
营火环与露天剧场	197

通常，我们倾向于将公园中所有的日用游憩形式归为“动态游憩”或“文化性游憩”。事实上，我们曾将“动态的和文化的游憩设施”作为本部分论述内容的暂定标题，直到对野餐活动（它可能是公园中最受人喜爱的游憩活动）加以深入透彻地观察之后，才对标题进行了更换。

人们对野餐活动的回忆、观察和研究，似乎都在证实这样一种感觉：野餐活动无疑是一项游憩活动，但它的实际存在周期很简短，在最初，野餐活动具有极度的动态特征，然后，这种动态特征急速变弱，直至一种相对静止的（更不用说是迟钝的）状态；而且，野餐活动的任何阶段几乎都不具备任何意义上的文化特征。或者发动一场战役，对野餐活动的当前习俗进行彻底检查，或者采取战术撤退，选择“游憩与文化设施”作为一个更恰当的标题，而选择后一种主动妥协的方式似乎更胜一筹。因此，野餐活动可能只具有暂时的游憩特征，既没有法定的动态性，也没有静态特征，其文化状态也并非公众关注的内容。对于野餐设施的论述是一项让人烦恼的非典型案例，所以，在我们充分详尽地剖析那些标志明显的“动态游憩”或“文化游憩”之前，先对野餐设施加以谈论。

一般说来，公园野餐区的自然价值特征具有天生的快速衰退趋势，它会对整个公园地区的自然组织造成长久的威胁。认真诊断存在的问题并英勇地治疗是非常适宜的。尽管警告声不断，但人类对土地的使用就“如同叶芽中的蠕虫”一样，他们以大自然的锦缎般的面颊为生，在这里，我们的祈祷者就可能起到一种潜在杀虫剂的作用，即使不能完全排除对区域的侵害，也可以延缓土地的退化过程。

通过将人类使用损耗限制于确定的集中点，可以最大程度地保留和培养公园当前和潜在的自然价值，如今，这种做法几乎成为合理的公园规划思想的通用准则。与某一集中使用区的可承受强度相适应，该区域的内部设施也要集中设置，但其确切的集中程度却绝不是大众所能普遍了解的。活动的负面影响持续扩展，使其影响区域与公园的比例失衡。在其它地区，由于对该准则的接受状况过于停留在字面上，在这些区域也出现了相同的破坏性结果。

在野餐区域的建设中，要注意改善野餐者的直接环境和最大程度地保持变更较少的周边地区的自然面貌，为探寻这样的双重目标，究竟应使野餐设施更为集中，还是避免将野餐设施过度集中，我们几乎不可能给现有地区设计一个用于决策的通用公式。尽管缺少一根占卜用的神杖，但是，如果你仔细而冷静地观察该地区所遭遇的一般维护，并调整自己的观察结果，然后再坚持获得一个理性的结论，则会非常清楚特定地区的补救方法，这样，当需要时，你就可以起到一定作用。

我们很难在过于拥挤的野餐区和延伸过长的野餐区之间寻找到恰当的平均数，而如果我们未能找到这个平均值，就会处于一个两难境地，或者使该区域成为一个令人生厌的伤疤，或者成为一种威胁周边地区的传染源，因此，我们鼓励研究和探寻那些更有前途的和更积极有效的解决方法。

最符合逻辑性但却并非最先进的建议是对野餐区的交替循环使用。为满足指定顾客的需求，不是按通常方式对设施进行补足，而是在某些可行性规划布局时建议加倍设施数量，以使该区域的一半地区可每年交

替解脱于集中使用。通过这种开发模式,野餐区迷人的自然价值得以终年重生。更新的过程可能并非完全自动化,但它几乎不会增加经营管理的沉重负担。

初一想,备用地区及其重复设施可能会增加最初的开发成本。事实上,这种成本预支仅仅存在几年时间,且只存在于一定程度上,而如果年年不断地集中使用而将一个野餐区搅得乱七八糟,则会招致更大的开销。这些年来,在为持续使用的野餐区反复寻找所需的绿色草场时,导致恶化的区域产生不必要的外延,而累进的迁移也促使成本倍增。我们有理由声称,从长远看,由于保存了迷人的自然环境,备用区域具有成本和空间上的经济性。

采用一种暹罗人的规划布局方式,可以大大减少建造一个备用野餐区的开支,因为这种布局方式会避免重复设置一些野餐设施,特别是那些较为贵重的设施。如果将厕所、庇护设施和厨房都设置于两年一换野餐区的中间边界处,就可以节省大量开支,同时,不管使用哪一处野餐场地,都不会过多牺牲其便利性。

针对这些双重布局形式,我们特别推荐使用沉重的木制野餐桌,普通公众是无法移动餐桌的,而维修队则会庆幸于这种餐桌只是每隔十二个月移动一次。如果所选餐桌类型不当,以至于公园的工作人员也无法将其移出至替换的野餐场地,则很难将公众排除在恢复场地之外。石质餐桌存在着自身缺陷。推荐的可移动度不仅可使修复区免遭非法使用,同时又可以将餐桌的最初成本限制于那些正常使用所需的餐桌类型。如果上述的替换野餐场地能够严格按推荐内容实施,过度的成本则应控制于重复设置的自动饮水器、垃圾坑和火炉等设施。而复制火炉的成本甚至也是可以避免的,即采用某种移动式的金属或混凝土火炉(如下文图例),这样的场地也是受人欢迎的。

因此,关于备用野餐区的提议,价格问题并非特别重要,要紧的是公园的面积和地形条件(以及公园规划

者的认识)是否能够接受这一做法。

备用野餐区还具有另一个重要优势。节假日的人群常常使得公园中的野餐设施承受非常严重的负载,而这些设施在正常客容量情况下却是相当充足的。这些超载现象常常致使公园管理局提供超出正常需求比例的野餐桌和火炉。这种解决方法并不明智。然而,通过将再生过程中的备用区域作为一种暗中的应急手段,可为公园吸收高峰负荷的冲击作好准备。只要高峰负荷并不表示所有的周末,而是限制于节假日和类似罕见的特殊场合,替换野餐区的开放就没有理由抑制场地的恢复过程。如果野餐桌已经从休整区域撤出,则可将备用的折叠餐桌暂时放置于植物生长不当令的地区,以供假日人群使用。

另一个阻止野餐区遭受毁灭性损耗的规划步骤是,采用数个小型的庇护所或厨房庇护所来替代一个大型的建筑单体。因为大型的建筑单体是所有野餐活动的中枢,它会导致与其紧接区域的破损和陈旧,这些邻接区域沿着多条路径急速扩展,而所有的路径均交汇于该大型建筑单体。另一方面,小规模的特许建筑(如果在设置过程中有必要使用),以及数个分散的、补足的小型野餐庇护所或厨房庇护所也经常会对周边环境产生破坏性的损耗,在对其进行布局时,应使大自然的固有恢复力赶得上破损过程。

同样地,自动饮水器的场地破坏速度也不能太过迅猛而超过自然再生过程,这就需要在较大范围的野餐区内明智地分散设置数个类型非常简单的饮水器,而不是仅设置一个饮水设施并令其使用负担过重。

许多野餐团体都必然会要求某种程度的私密性,在合理的范围内,应准允那些团体的这种需求。如果缺少野餐专用区,或野餐区的供给比较分散,可以用低矮植物来营造合理的隔离空间,而增加餐桌和火炉间距则可称为另一种选择。通过对低矮植被和灌木的利用,自然环境表现出其实用的经济价值。我们应对这些自

然植被认真加以保护，因为它们可以抑制野餐专用地区的蔓延和扩张。

在野餐区所需的设施之中，有这样两件物品，在高强度使用区内，它们引发了关于方法合理性的分歧意见，它们是桌凳综合体和火炉。如果野餐区的规模适中，且位于几乎未加变更的环境中，则可能会出现不赞成其适用性的反对意见，并呼吁采用坚固的手工野餐桌。因此，打造自然化的岩石火炉时，也应具有雕刻家一般的技巧，使火炉能巧妙融入其背景环境之中。不过，如果公园中的野餐者如蝗虫般密集，这样的公园需要每周、甚至每日提供成百成千张餐桌和火炉（库克县森林保留地的许多野餐区可作为这种高强度使用的实例），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如果过分有意识地去无休止重复使用那些原始、费力而矫揉造作的设施，这种做法就不只是让人感觉有一点恶心了。

为满足大量的消费需求，则需要进行批量生产，而在完全批量生产的产品中，是否就不存在高度的合理性和适当性、甚至是真正的艺术性？为聚集于芝加哥大都市地区的野餐小树林所设计的、用钢板制作的“立式圆筒型”火炉正是这样的一个范例。此外，其所用材料非常经济，可节约空间和燃料，并极其实用和有效。如果某个设施并不具备这些真正意义上的属性，那它即是被滥用了。

我们发现，如果将12个、甚或20个用具带有鳞状斑点的本土材料手工制作的野餐桌分布在风景区内时，这样的餐桌就是一件迷人的作品。但是，在风景较为次等和平常的环境中，如果要满足对于该设施的数百个使用需求，这样的野餐桌难道就不可能是不合时宜吗？许多人都坚持认为，只有从工厂装配线上产生的餐桌才与我们时代的波长真正调谐。

在公园所提供的更具动态性的游憩活动之中，最令人沉湎的是徒步旅行。这是一个并不合适的名词，但是，如同“乡村的”（rustic）这一词语相同，在更

为贴切的词语出现之前，我们必须采用这样的名称。在公园诞生之后，徒步运动立即成为一项具有游憩特征的活动。在为改进步行路系统而展开任何开发、建设之前，这项活动就已受到人们喜爱（有些人从未完全满足于这种喜爱）。这些步行道的开发不用借助于有意识的规划，而且，有些人会说，正在形成过程中的小路，可根据一些优势点或兴趣点来标记最容易到达的路线，但这样的小路也并不总是有意识努力的结果。未经规划的小路所存在的潜在弱点是，它的路幅可能会过宽，且产生一些不需要的岔道和旁路。在对小路展开“竭尽全力”的开发利用过程中，通常会出现这样一段时期，必须通过有意识的和认真的规划来加以援助，而且，当这一步骤被拖延的时间过长时，常常是很危险的。

显然，小路所必需附设或适宜附设的、或者是辅助性的许多物件都绝非刚起步开发。在易于侵蚀的场址上，最终必须建造排水道或排水沟。座位（有时是带顶的座位）和小型庇护设施是很受人欢迎的，它们提供了休息和防御烈日、暴雨的场所。在危险的陡坡或狭窄的路上，防护栏可增加这些路段的安全性。在公园的观景点，建议在自然标高上建造一个了望构筑物，以改善和拓展游客的视野。

在类似于阿巴拉契亚小路的越野路线上，以阿迪朗达克庇护所为原型而建造的夜宿小屋是一项必需的藏身处，对于周末或较长时间的徒步旅行、或者在道路状况艰难的地区，这类小屋可为步行者提供方便。在提供滑雪板和滑雪鞋进行冬季旅行的地区，以及在易于发生突然降大雪的高海拔地区，特别需要沿着小路的关键性间歇处设置夜宿小屋。而且，在这样的条件下，适合采取一些措施，将这种典型的小路庇护设施的开放式前部加以封闭。

在许多自然公园内，特别是那些靠近人口聚集中心的自然公园内，以及在大多数的游憩保护区，除野餐和徒步旅行之外，动态游憩主要指水上游憩。在有些地

方,由于洪水、污染或其它影响因素,可能会限制河流的游憩价值;而有些地方的自然湖泊极少或根本不存在自然湖泊。不难理解,在这些情况下,人们自然会迫切地要求修建用于游泳和划船的水域。人工湖的适当与否完全取决于该地区的主要潜力是保持其自然美景、历史价值或科学重要性,还是对游憩设施进行开发。在兴建人工湖泊时,必须对以下所有考虑因素加以严肃、认真的权衡:其淹没区是否以侵占陆上游憩活动为代价而造成用地比例不当?该湖泊的建设是否只有通过设置一个水坝才能得以实现,而该水坝会产生一个无法根除的疤痕?在雨季,该湖泊是否会成为泥泞的洪流,而在当年的其余时间则沦陷为一个繁殖蚊虫的滞流水坑?

人们已经注意到,“在天然环境中建造人工湖泊的狂热癖好”是很危险的,在各地普遍创建一些不适当湖泊的流行潮中,反对“急躁和不妥当行动”的警告也已被传扬。

在原本具有风景价值的地方,人工湖的建造并不能让风景增值。如果将人工湖强加于风景区中,则很少不会削弱该地区原有的天然价值。人工湖的好处主要在于其游憩性。如果该景区的主题是其天然风光或科学、历史价值,人工湖则没有立足之地。

然而,如果公园团体有责任对公园及游憩系统进行开发,那么,建造一个大型水坝来蓄积大量水体的行动显然成为公园规划的“要义”。保护原则和游憩目标之中存在着令人困惑的混杂性。

当前,人们都在为占地数英亩和数十英亩的外来水面而自豪,这些都是以牺牲某些价值来换取的。这种可悲的地方风尚,类似于上一代人在标榜美国中南部最高的银行建筑物,而其之前的一代人则是因其红色、豪华的“大剧院”为荣。该“大剧院”早已成为一个市场或一个滑稽剧场。而如今的银行则在一个破产财产接管人手中。如果构思拙劣的人工湖泊侵入优美和谐的自然风光中,或者变更了一个

具有历史或科学价值的环境,它们的命运也可能同样令人震惊!

实际上,有些公有区域已经被水体所淹没,人们似乎也有了完美的理由去拓展公园和游憩活动的命名法,使“公共湖泊”的名称与“公园”、“古迹”、“游憩保护区”和其它较熟悉的已知名称相提并论。

由于地形反常,人造湖泊的岸线几乎从未与公有土地的边界线确切相符,各处都会有一些存在未被淹没的高出部分。对于那些提倡将湖泊建造得更大、更好的人而言,废弃物问题是一个棘手的难题,该问题给他们带来巨大的苦恼。他们尽量从某些事实中(如这些残余物的尺度可以尽可能小)寻找慰藉,并竭尽全力不去过于看重这些残余物。最终,这个凹凸不平的边缘地带会被老式人群所接管。对于地球上大陆表面和海水表面的完全重组需求,这些人漠不关心。只要能摊手摊脚地平躺在残存棉白杨的树荫之下,或者能在几棵幸存于湖泊清场行动的美国梧桐中进行野餐,这些反动分子就非常满足了。

幸运的是,如果人工湖泊的缺点只在于其挪用了与区域比例不相称的一部分土地,那么,这一缺陷常常是可能得以修正的。我们也许会在将来增加其面积,使之最终发展进化为一个成熟的规划,并可为陆地游憩活动提供适当的空间。

当然,最愚蠢的行为是使湖泊的蓄水范围过大,致使公有土地边界以外的私有地产被大量置于湖滨地带。游憩湖泊水岸地带的无序发展,会不断给公园和游憩地区所必须高标准环境造成威胁。即便是接触极少,所有劣质的商业游憩计划的破坏性表现形式(如舞厅、特许营业区等),也必然会给天然公园的价值和有待我们去维护的游憩理想带来不良影响。

在游泳和划船之后,还有其它一些运动和动态游憩活动,它们的需求面虽不及游泳和划船,但其对于参与人群的吸引力和普及程度仍与日俱增。

在这些运动中,作为整体的冬季运动是非常重要的

的,它包括了多种活动。事实上,作为公园中的游憩供给内容,几乎没有活动是必须依靠建设工程而存在的,然而,借助于特定的附属构筑物,所有的活动都可以得到极大促进,并为更广泛的人群所喜爱。因此,或许只有平底雪橇和大雪橇运动才真正需要建设工程(当缺少适宜的山坡时,或要求最大安全性和最大满意度时,建设工程以滑道的形式存在),不过,户外的冬季活动通常需要辅以具有保温的庇护设施、特许建筑以及对于其它季节的游憩计划同样重要的其它设施。如果可以利用地表小路上重要节点处的庇护小屋,显然会拓展了越野滑雪和穿雪鞋走路的范围,不过,这些小屋的设置通常是满足双重或多重需要,而非单单局限于冬季运动计划。

在今天的某些地方,骑马运动正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欢迎,人们对于骑马运动所表现出的极大兴趣,几乎不亚于新英格兰和美国西部某些地区盛行的冬季运动。在较为大型的国家公园中,骑马运动早已成为一个流行项目,其范围既包括以为期几个小时的骑马训练,又包括长达数天的、延展至偏远而难以接近地区的骑马旅行。直至最近,骑马运动才被引入面积较小且距离人口中心较近的公园。对骑马运动具有直接促进作用的构筑物包括马房和畜栏,如果骑马道路很开阔,而国土崎岖不平、几未开发,那么,为骑马者提供的路边庇护设施和过夜住所、为坐骑和驮兽提供的路边庇护设施和畜栏都并不罕见。

只有当动态游憩活动在天然公园内长时间取得立足之地后,才会存在安排文化娱乐项目的可能性。尽管对文化游憩的认知和开发周期相对较短,在这种公有区域内设置文化活动设施的适宜性几乎已得到普遍承认。

长期以来,旧有理论决定了博物馆内关于户外生活及其历史的说明,直至最近几年,才对这些旧理论进行了健康大检修。随之呈现的现代观念认为,在原地观赏大自然及自然现象的做法更为文明,也更能给人以

启迪,而汽车的普及迟早会使每一个人都能享有这种观景成为可能。

有些人对此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将对大自然的说明从城市博物馆内移至户外的原因,在于许多大都市博物馆受到了粉尘爆炸的不断威胁。这是一个存在于有关机构之中的未决论点,但是,如果急需探究这一转变的原因,该论点也是值得提及的。

“大启蒙运动”对于博物馆内各种标本(地质碎片、恐龙足迹、加迪夫巨兽等)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在那些曾经广为分布且非常吸引人的设施——小镇动物园内,其样本物种的死亡率极其令人震惊,而“大启蒙运动”极有可能对这一现象起到了一些推动作用。不过,在平衡这些不幸损失的同时也会有收益,具有自然和科学价值的公园即是受惠者。

今天,用于说明公园的自然、科学和历史状态的构筑物的数量很多且各不相同,它们极大地拓展了实用领域,并增强了公共保护区的吸引力。如果公园能够在提供动态游憩活动的同时,再增加对于其文化要素的说明,则会吸引许多原本从不会对步行小路、骑马专用道、或跳水板、或大自然本身(在未加说明的情况下)的游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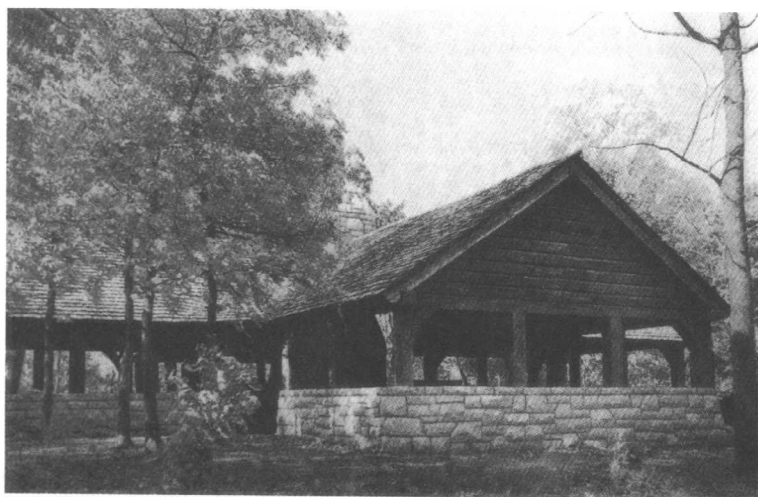
可通过对事件的展示、对残存物的保护和对大事件的再现,来突出与大自然相关的自然科学(涉及土地、天空、自然元素、自然现象、动植物、和人类历史等)报道,而有助于记录自然进程的辅助媒介,可以归为两类。

其中一类要依靠眼睛来接收。它包括标记物、祠堂和博物馆,这组内容的尺度逐个增加,每一内容都源自前面相邻的简单设施,并对前一设施进行详细说明。保护和重建的历史文物以及所谓的现场展览品都属于这一类别。

另一类主要通过耳朵起作用。该组内容比较接近,包括环形营火场地和户外剧场、或圆形露天剧场。根据其细密程度,同样分为几个阶段,例如,户外剧场就是

由环形营火场地发展而来。总体而言,我们可以将社区建筑(特别是它在许多国家公园中的功能作用)作为这一组群的最终成果,因为它还可为营火场地和户外剧场中的某些活动提供屋顶。通常,社区建筑所提供的活动内容不止局限于讲座和展览,还包括大量的游憩活

动,如音乐会和舞会等,因此,它的作用可能更具社会性而非文化性。在这里,我们对于社区建筑的选择还在于,它可作为与公园或游憩区内的夜宿行动相关的补充设施。



密苏里州, 埃德蒙·A·巴布尔博士 (Edmund A. Babler) 纪念公园
的野餐庇护设施

野餐桌

长期以来,人体骨架的尺度范围及其内部关节分布的同一性就决定了野餐桌特定的基本尺寸。一般而言,座椅表面距地面或地板的高度为16~18英寸(约406~457mm),餐桌表面距地面或地板的高度为28~30英寸(711~762mm),座椅前缘与餐桌边缘的距离为1~3英寸(25~75mm)。在实际应用中,所有的成功建造的野餐桌和大多数不成功的野餐桌都遵循了这些尺寸。成功与否的衡量是由大量的、各式各样的其它因素所决定,并非那么容易被简化为相关规则。

本文用插图列举了多种餐桌形式。人们意识到,不同的气候条件、资源和盛行于国土各个角落的使用习惯,都会要求这个公园的必要设备使用不同的建筑材料和细部处理方法。在某些地点,人们会希望这些次要物件的木材加工和手工技艺具有坚固、本土的品质,而在其它地点,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花费太多力气去达到上述目标则是极不明智的。

野餐桌可以完全由木材或石头搭建,或者可以巧妙地被设计为两种材料的组合物。如果是用岩石来组建整个餐桌或餐桌的局部,也很可能会比那些用原木或规格木材建造的餐桌更容易与自然景观相融合。石制餐桌可能会具有美学方面的优势,它们还极具耐久性,不过,它们的不可移动性抵消了这些益处。野餐场地通常是一个集中活动区,其设备以金属器具为主。可能比较具有远见的方法是用石头砌筑野餐单元,因为这些材料能够长期使用。石制餐桌确实能够充分满足这样的使用需求,但是,只有当场地(特别是一般的野餐场地)因集中使用而丧失了自然区的主要价值之后,石桌的潜在生命周期才开始,这时,人们必须将其从场地搬出,并通过大自然的治愈过程使场地逐渐复原。在这些情况下,最为

笨重的木制餐桌也可被移动,但是,那些本身并无缺点的石制野餐桌却可说是成了废品。可见,使用石制餐桌的资金总额中,忽视了场地恢复时期的额外收益。

此外,还有其它一些并不很难克服的因素影响了石工餐桌的使用。由于建造这种野餐桌适宜采用随手描绘的直线,而工人们发现,很难根据一张在随意性和精确性之间达到完美平衡的设计图来绘制这些线条,所以,石工野餐桌的施工难度非常巨大。餐桌单元必须位于几乎是永久性的树荫之下,否则,它们会被长时间地彻底加热和向外辐射热量。而且,只有最平滑的石板才适于用做桌面,不过,要获得这样的桌面也并不总是一件易事。作为替代物的水泥平板桌面极少具有令人满意的外观。由于只有宽厚的基础看上去才足以支撑起石制桌面,这就妨碍了座位前的伸腿空间。当人们逐渐理解了石制餐桌的许多不足之后,完全由木材制作的野餐单元就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

在设计木质野餐桌时,设计者的首要决策是一个极具争论性的焦点。对于设计者而言,在建造乡村背景中的野餐单元时,究竟是选用商用木材还是本地砍伐的木材,只是一时兴致而已。不过,从一开始就应提醒设计者,不管他选用何种材料,都会遭到近50%的这方面权威人士的极力反对。

不管站在哪一边,设计者都可以表明自己的清白和公正,只有使设计者对所有可能的争论都有所设防,并预先对设计者进行告诫,这样的做法才是公平的。

如果他推选使用商用木材:

(赞成的理由)他直接利用现代生产设施来满足对该设备的强度、舒适度和经济性等各方面的所有功能要求,这样的做法是值得表扬的;

(反对的理由)他具有不可原谅的傲慢态度,由于倡导了绝对的不调和性、权宜之计、顽固的线条和丑陋的形象,他亵渎了一个自然风景区。

如果他推选使用本土砍伐的木材:

(赞成的理由)他具有艺术修养,通过一个和谐的设施而使自然场景增辉,它的实际应用性并非独一无二,但却具有坚定的美感和精美的手工艺特征;

(反对的理由)他残忍地砍倒了使公园得以存在的树木,掠夺了大自然的荣誉,并产生了一个过时的、具有艺术技巧的琐碎附属物。如果用今天的机器来进行加工,这些附属物会建得更好。

如果能将周围所有可能遇到的困难都全面地告知工匠们,使其即刻就敢对这两种木材作出选择,接下来就可以着手野餐桌的施工作业。能使工匠们受到鼓舞的是,在决定了所选材料之后,后面的工作情况就会比较顺畅。

如果工匠们自己并不能确定该问题的正确与否,他们可以采取一条中间路线。为了赢得两类极端主义者的适度赞同,他们也要敢于接受适度藐视。在一方面,他们会认为机器产品的线条确实很僵硬;另一方面,即使是为了获取更为粗糙而随意的所需木材,他们也会避免砍伐公园范围内的任何树木。如果所需的本土材料可以来自身边的其它一些资源,而不用牺牲公园自身的木材资源,餐桌制造者就能够赶紧前去争取,同时有可能赢得众人喝彩。另一种折衷方法是建造一个餐桌组合体,即桌面和椅面材料使用标准尺寸锯材,而餐桌的下部结构采用带有树皮的粗面木材,这样也可以产生非常漂亮的野餐桌椅。

前面已经提及,应尽量防止公众将餐桌四处移动。如果将餐桌在野餐区周围拖动,会给地被植物带来极大破坏。如果有一个良好的固定位置,将餐桌固定在公众的相关区域,这种做法是非常值得的。可通过增加餐桌自重或锚固餐桌的办法来达到此目的。

在设计餐桌单元时,有许多的实际加工方法都值得

广泛采用。不管材料和工艺的合理性如何,当暴露在外界气候时,形成木桌面的木板都会发生拉裂现象。在木板之间多少会产生一些窄缝,而食物颗粒很容易进入缝隙并固定在那里,并很难除去。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即,在建造桌面时预留约1/4英寸(约6 mm)宽的露缝接头。这样,假如食物颗粒未被粉碎,就很容易将其去除。

如果座椅和餐桌的边缘很粗糙,则应对其加以防护。令人遗憾的是,由粗面木质材料建造的、独特的餐桌单元会撕破丝袜和轻质面料的衣服,从而给游人造成极大损失。对于由碾压材料所建造的餐桌单元而言,其所有边缘和可能与衣服接触的粗糙部位(或可能产生尖片的粗糙部位)都应进行圆滑处理。即使是对于手工制造的单元类型,也有许多既可用以清除最大危险可能性、又完全不会损失其乡土特征的方法。为防止有些游客用桌面来打开瓶盖的恶习,可将一个便于开瓶盖的装置紧扣在桌面一端的凹口中。

在锚固餐桌时,可将餐桌的木质支撑杆件延伸入地,在大多数情况下,低于地平的部分应用木焦油、柏油或其它防腐剂加以处理。当所用木材为大侧柏或红杉木时,则不必使用柏油或木焦油。在通常情况下,也可为地面以上的外露部分加油、涂上虫胶、灌注防腐油或采用其它可靠方法,来增强其抵抗风吹日晒的能力。在偏远的西部,并不鼓励采用这种方法;在那里,自然的木材本色更受人欢迎,而对于本地木材的防腐处理则被认为是不必要的。特别是当处理后的颜色不令人喜欢时,这种方法更被人排斥。鉴于此,我们很容易理解,当我们在观看那些可以成罐购买的油漆时,会发现其绿色和蓝色色度具有相当惊人的数量,但是,这些颜色却总是与大自然的色彩不调和。

在我们的公园中,对于那些不太寻常的餐桌具有地区性的偏好。例如,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野营和野餐场地,人们似乎比较喜爱使用圆形和八边形的餐桌。有人声称,这种餐桌更有利于玩纸牌!它们通常取自美国西海岸地

区的大型红杉木和枞树的横断面。不过,这些横断面在风化后会开裂,出于这一原因,这种木材的性能是远不能让人满意的。因此,在附随插图中,对这类餐桌没有任何展示。平板制成的木纹桌面更易于保洁,并具有更长的使用周期,因此,它也是我们的推荐餐桌类型。

考虑到某些环境条件和相关因素(例如,在假期中,会大量需要额外的餐桌),有些餐桌应便于移动,并可折叠或拆卸,以将其紧凑地加以储藏。可拆卸餐桌单元的设计应易于装配,而且,它们的自身重量也应与构造要求相一致。其装配部件越少越好。如果装配部件可交换使用,在整理时就不会浪费时间。在任何可行情况下,小屋或纱门的钩状扣件都比那种松散扣件强。为防止可拆卸餐桌单元的椅面和桌面破裂或下垂,应选用足够重的材料或足够牢固的支撑构件。

我们已经提到过了一种处于发展中的观念:如果将沉重、原始的木质餐桌聚集在拥挤的野餐小树林中,而这些小树林又位于一个具有自然景观价值的地区、特别是森林植被地区,那么,这样的设置是很不协调的。当前已展开了一些实验,以开发实用的、舒适的和具有“当代”面貌的持久性野餐桌,也即是说,从传统的束缚中走出来,并承认对于新材料和新方法的要求。在这方面,德克萨斯州的公园已在从事两个有趣的研究计划,而在本文后面的图版中对此有详细介绍。研究计划之一是,餐

桌的构架使用常规的金属导管,桌面使用钢筋混凝土平板。其改进成果在使用中是无法被破坏的,而它自身也不具有破坏性。这种餐桌的材料特性使那些使用大折刀者的不良企图成为泡影,而餐桌的自重又使得公园中的另一类有害物——那些移动餐桌的人望而却步;另一项具有当代方向的餐桌研究计划是一种木质餐桌,除了用以连接木材和地面的铸造金属压盖之外,该餐桌的其它部件均使用木材。这种餐桌的造价低廉,但使用起来非常舒适。在功能设计中,商用木材的运用可直接与机器时代的技术相联系,由于它朝着合理方向迈出了坚定的第一步,很多人都会表示赞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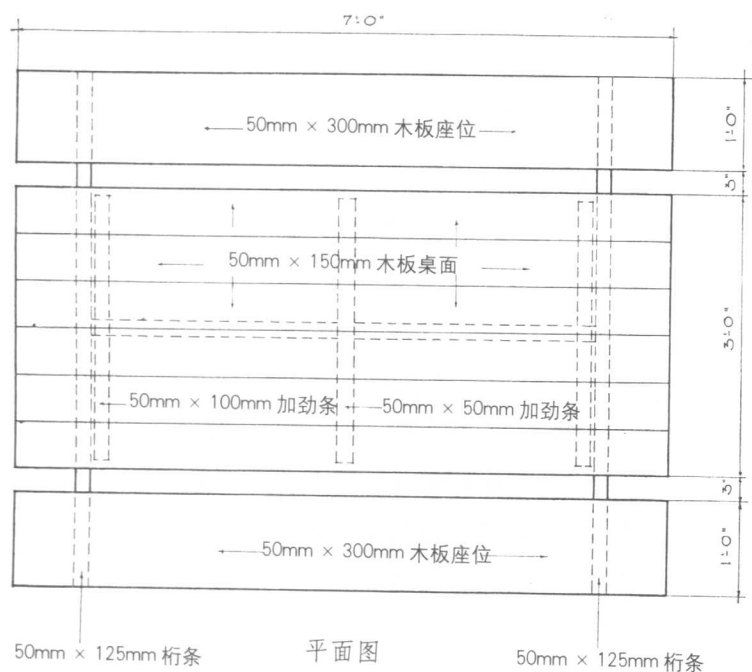
有时,可以通过变更标准化的桌凳组合体,来突出野餐活动的随意性特征。现在,有这样一个新颖的布局方法,即,将自然化的石制餐桌设置在壁炉旁的阴影处,而将座位随意设置,使其与那些自然散置的巨石、扁平的岩石、或倒在地上的原木、或天然岩石的外露部分巧妙结合。

在那些缺乏阴凉处或降雨量通常不大的公园保留地中,应在野餐单元中增加一个庇护屋顶。这样的野餐单元甚至可能需要设置一个防风墙,以抵挡盛行疾风。对于那些适于保持在不显眼状态的物体而言,任何复杂物件或任何尺寸的增加都是不适宜的,不过,实物的外在形式总是必须跟随功能的需要来确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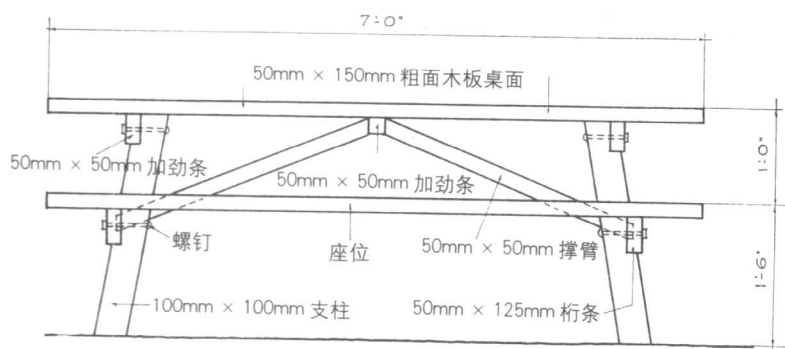


得克萨斯州博纳姆(Bonham)州立公园野餐单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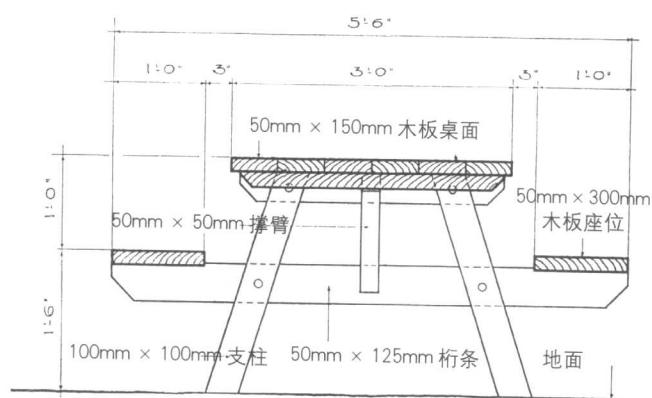
在使用商业规格的方木进行设计的野餐单元中,本图所示为最吸引人的一例。与对页所示的各种餐桌变体相比较,该实例的优势表现于良好的比例、八字形张开的桌腿等重要因素。该范例具有一种极佳的外观,它的支撑形式可充分防止构筑物的倒转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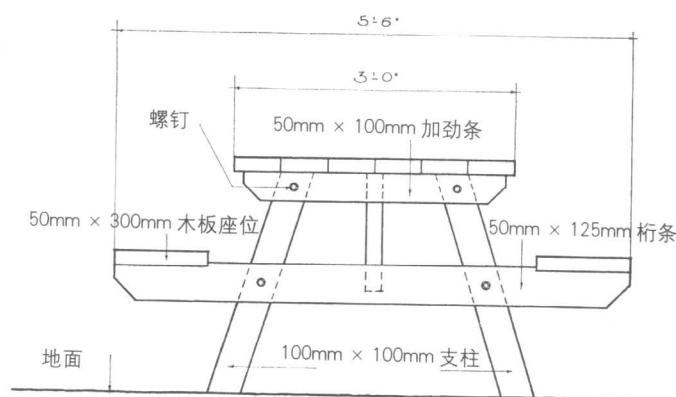
平面图



侧视图



剖面图



端视图

比例 $\frac{1}{2}'' = 1' - 0'' (1:24)$



南达科他州, 张伯伦(Chamberlain)美洲岛都市公园



华盛顿州, 张伯伦米勒西尔韦尼亚(Millersylvania)州立公园

方木材料的野餐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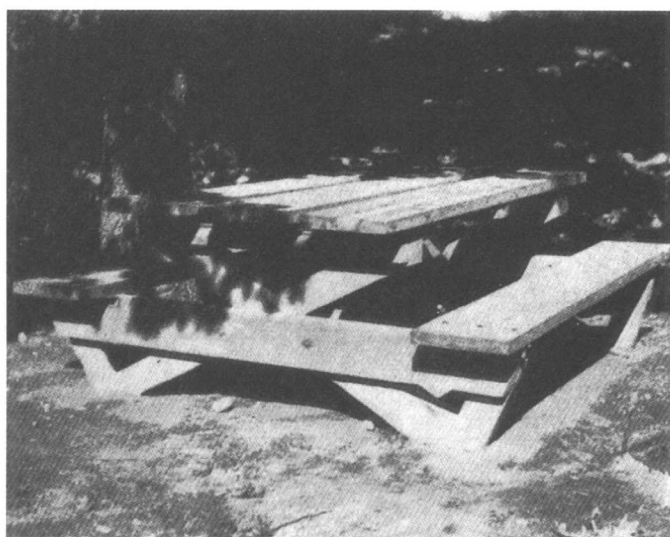
本页所示的实例与对页所述的餐桌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除米勒西尔韦尼亚州立公园的实例中,使用了极为厚实的混凝土平板作为椅面和桌面之外,这里的餐桌全部都选用了具有通用商业规格的方木材料。这些被砍平的木板具有随意性的线条,它们促使该人工物件成为与周边环境相协调的一部分。

以下两例展示了餐桌台面的构造,在其组成构件之间留有一定空隙,这样,就不会产生那种可能会将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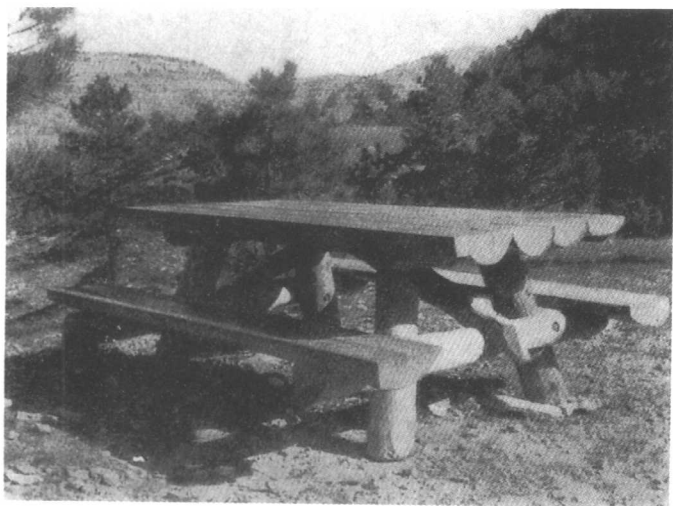
物和其它积聚物卡在其间的狭窄裂隙或接缝。如南达科他的餐桌所示,其椅面和桌面边缘都经过了认真的磨圆处理,这样,就可以将损坏衣物的危险减至最小。皮基特森林中的餐桌看上去特别坚固且联结紧密。普拉特国家公园中的餐桌也同样具有相当牢固的联结,它的重心很低,只有特意去努力才能将其翻转。为了将餐桌固定在场地上,所有的这些实例都可能(也许对于有些实例而言是确实)将一段桌椅支柱埋设于地。



田纳西州, 皮基特(Pickett)州立森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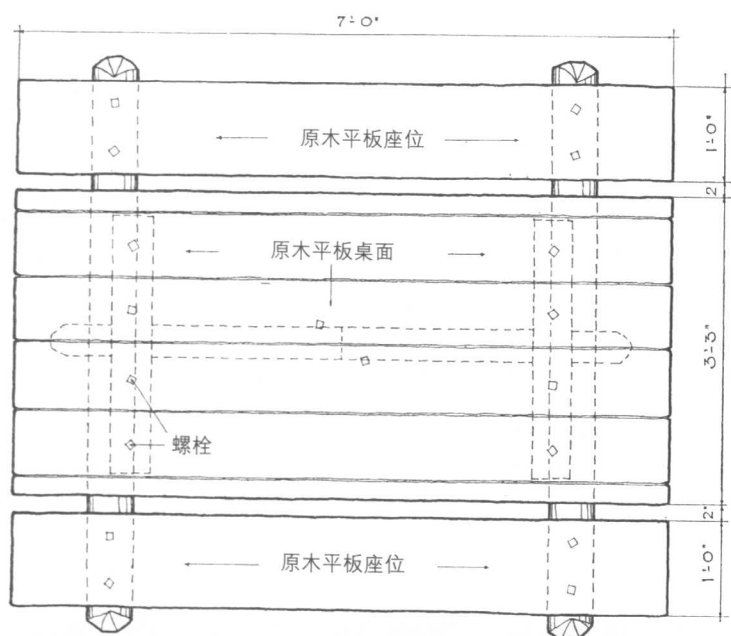


普拉特(Platt)国家公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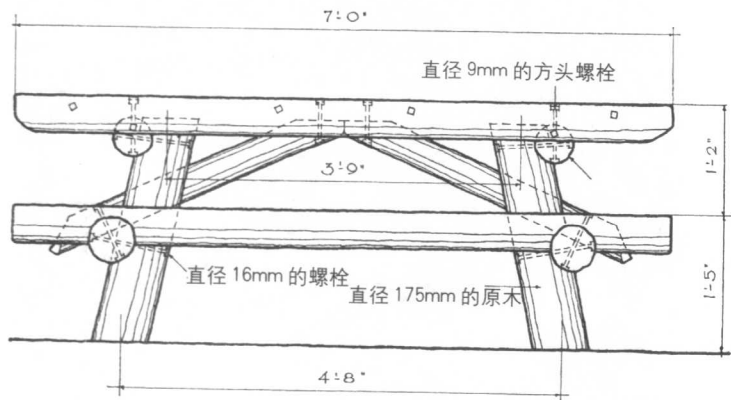


怀俄明州根西(Guernsey)湖州立公园野餐单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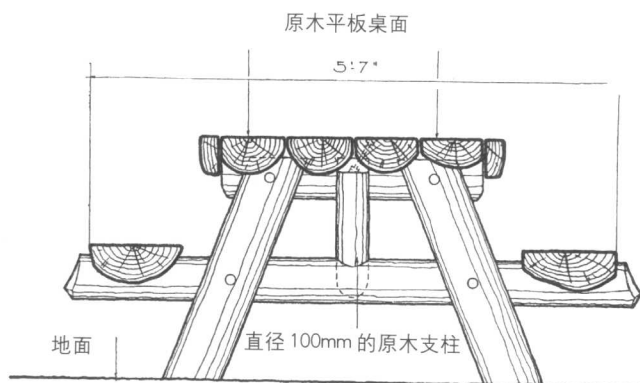
这是一个重型的乡土类型的野餐单元,其中的座位由横梁支承,而横梁则被螺栓固定在餐桌桌腿上。为防止人们随意搬动餐桌单元,可以将桌腿延长并安置至土地中。这是基本类型的餐桌被广泛运用于平原和山地区域。幸运的是,所选乡土材料的自然特性有助于每一野餐单元都不致成为相邻单元(如对页插图所示)的完全复制物。



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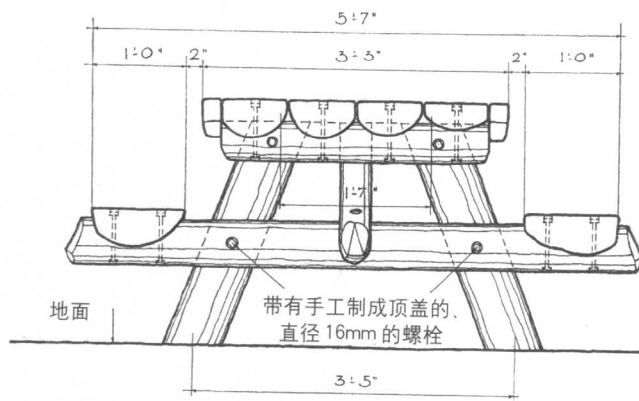


侧视图



剖面图

所有的原木和平板都应剥皮



端视图

比例 $\frac{1}{2}'' = 1' - 0'' (1:24)$



阿肯色州, 克罗利岭(Crowley's Ridge)州立公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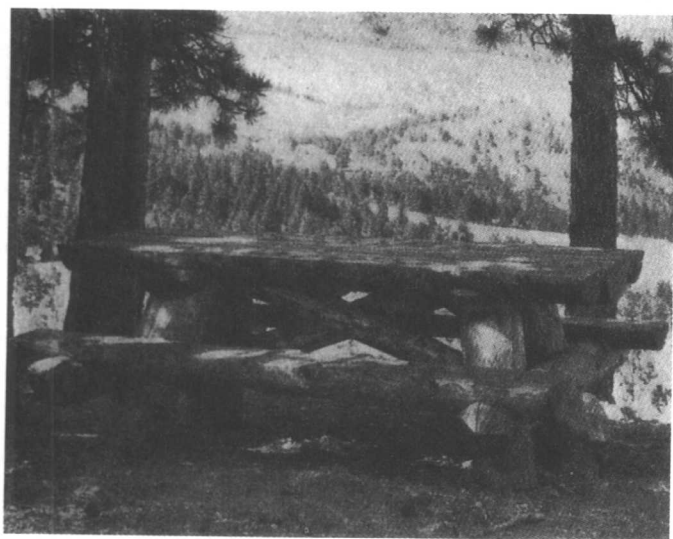
艾奥瓦州, 多利弗(Dolliver)州立纪念公园

具有圆形下部构件的野餐桌

这些实例是对页所述餐桌的变体, 它们展示了具有广泛尺度范围的手工品质。这些餐桌间更为显著的差异性表现在其椅面和桌面。在左上图中的椅面和桌面均为锯材; 在右上图中, 只有桌面为修琢过的材料——而其椅面由对开圆木构成。下面两例的座椅和餐桌表面材料均选用了圆木。

值得注意的是, 克罗利岭和格布哈兹森林的桌腿

都被埋设在土地之中。实际上, 由于后面一例中缺少任何的纵向支撑, 故需要将桌腿加以锚固, 以保持餐桌被使用时的有效稳定状态。如果野餐单元需承受单一季节野餐活动所必然遭遇的应力和张力, 则其横向和纵向的刚性撑杆是非常必要的。对此现象, 负责公园维护工作的有经验雇工会很快予以证实。



科罗拉多州, 丹佛(Denver)山都市公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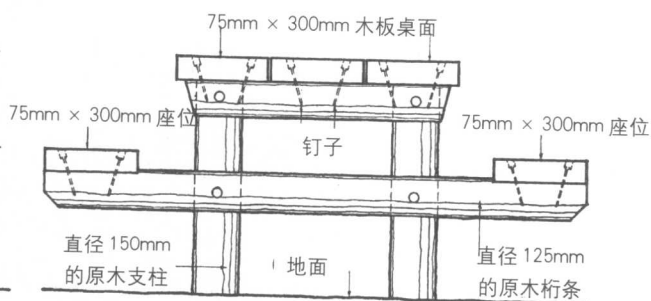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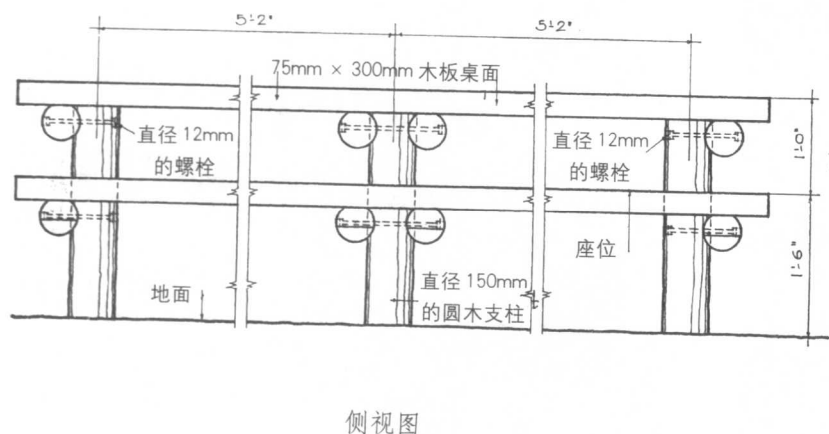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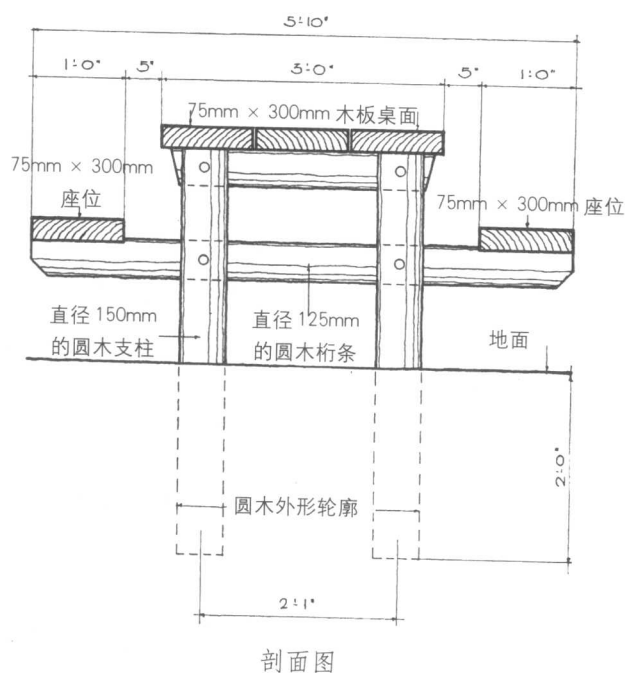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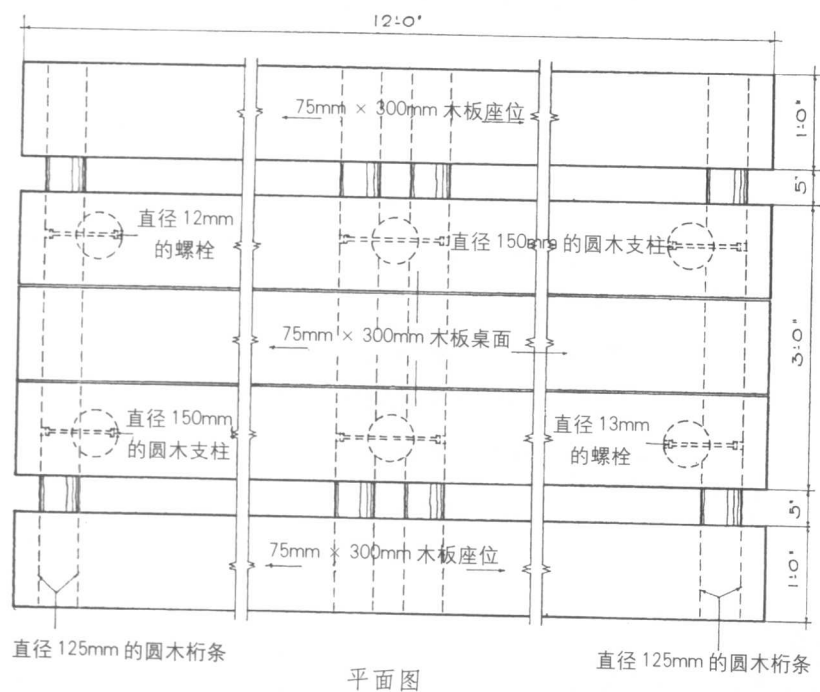


伊利诺伊州, 格布哈兹(Gebhards)森林州立公园



新泽西州南山自然保留地野餐单元

本例为一个令人满意的方木和圆木组合体,其外观既不显矫揉造作,又没有被过度机械化处理的痕迹。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妥协方案,既适用于原野场景,也可满足对实用性野餐桌(适用但不浪费)的大量需求。该实例的桌椅木板具有适宜厚度,它还具有可防止桌面翘曲的加劲条。借助于深埋入地的支撑杆件,可确保餐桌被固定于适宜场址。



比例 $\frac{1}{2}'' = 1' - 0'' (1:24)$



俄勒冈州，洛基河(Rocky Creek)州立公园



华盛顿州，里弗赛德(Riverside)州立公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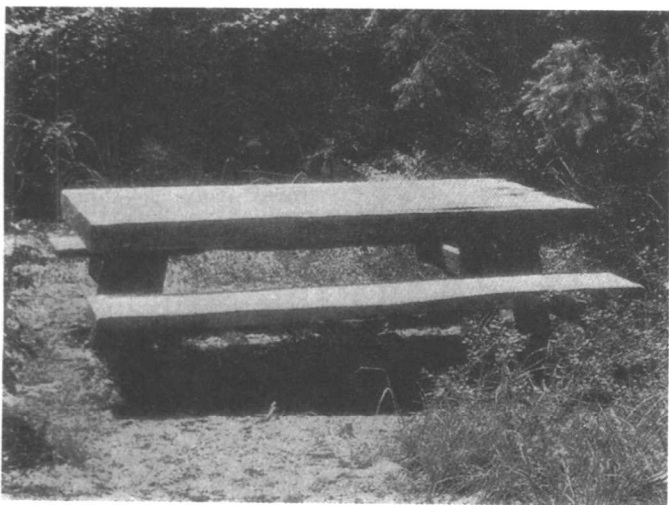
具有固定位置的野餐桌

这些实例为对页详述的野餐桌的变体，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其锚固程度恰到好处，它可有效阻止公众将餐桌四处移动，不过，当必须将野餐地腾空以用于场地复原时，餐桌的锚固程度又不至于对维修人员的搬运工作造成妨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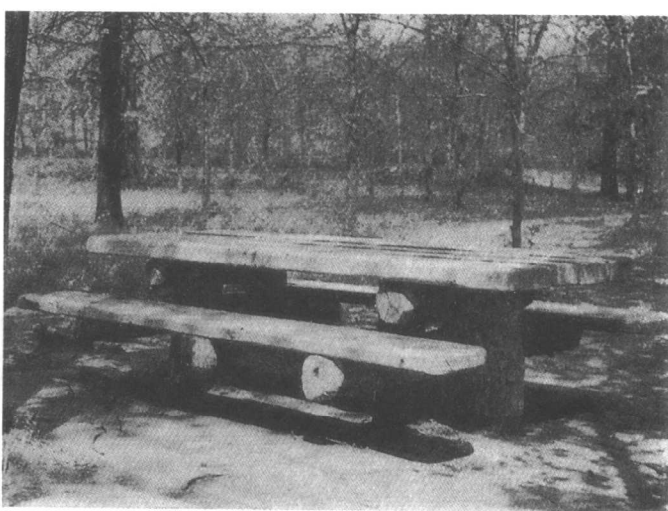
如果根据气候、位置和可获取的木材供给等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相关因素来进行研究，这些实例的细微差别很容易吸引人们的兴趣。在本页的三个实例中都使用了宽幅平台作为桌面，通常而言，这只是太平洋大

陆斜坡地区的本土做法。事实上，俄克拉何马州实例中的桌面并非单块木板，而是由数块木板组合而成，这些木板都具有合适的厚度，并留有充分的间距，这样就可以避免产生不雅观的、容易发生阻塞的接缝。

上面两例的下部结构选用了方木材料，它们与圆木结构形成对比。例如，在迪塞普新山州立公园中，用作桌面和椅面的精美平板有着令人惊异的大块体量，而且，它们表现出明显未经刨子和直尺处理过的痕迹，其效果是非常适宜的。



华盛顿州，迪塞普新山(Deception Pass)州立公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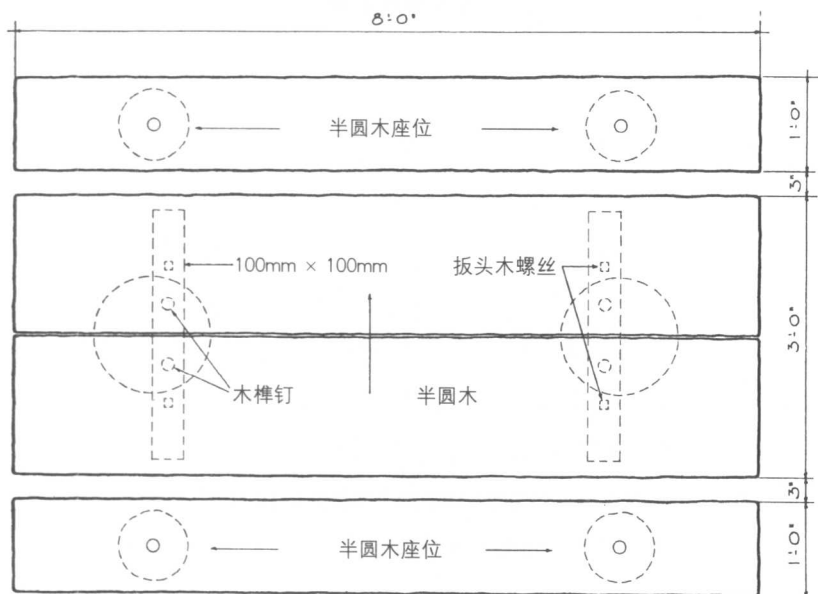


俄克拉何马州，欧塞奇(Osage)山州立公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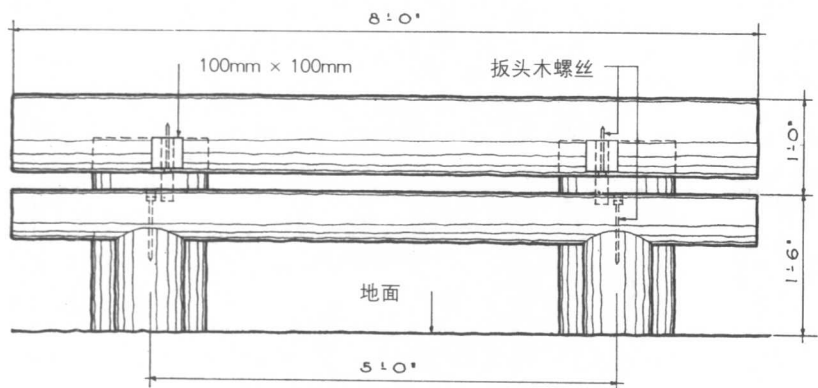


俄勒冈州火山口湖自然公园野餐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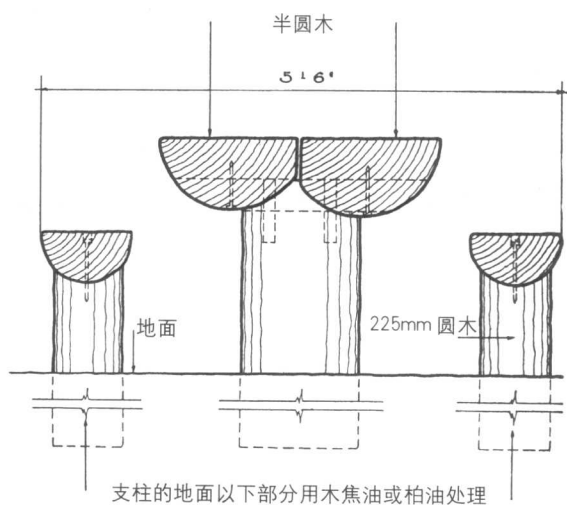
这一餐桌具有非常坚固的比例关系,它充分肯定了太平洋大陆斜坡地区本土树木的动人尺度感,所以,该餐桌很适合该地区,同时,它在其它西部国家公园的实例也具有类似的合理性。该餐桌类型在实用性方面的优势为,它没有采用下支撑结构,而这种支撑结构经常会对手下的伸腿空间产生限制,并给人的腿部活动带来不便。



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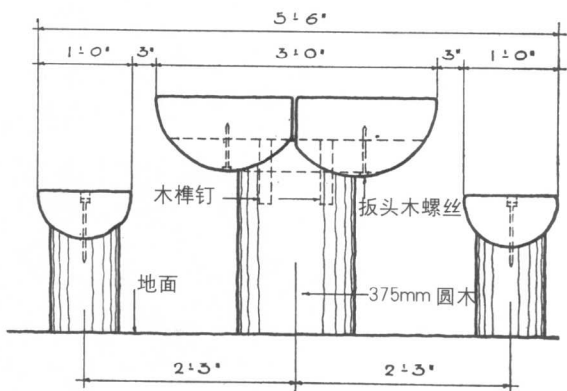


侧视图



剖面图

所有的圆木都经剥皮和上漆



端视图

比例 $\frac{1}{2}'' = 1' - 0'' (1:24)$